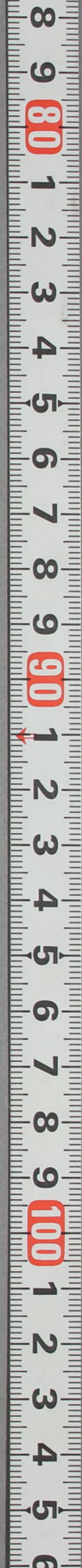


正誼堂全書

和装本

仁13
2743
110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

門七
號 743
卷 110



明道中和具體伊川敬義成德胡敬齋稱其去聖不遠有
見乎言之也顧二程子聞道甚早自吟風弄月以歸於周
子為高弟自答橫渠定性之說於張子為畏友自吾道南
而越四傳益盛於朱子為得統之宗則是厚積其源而沛
乎其流者二程子之功於是為大今讀其遺書多出一時
論說而門人記之者也楊龜山當師友彫謝之後始輯為
粹言十篇然而遺文散見於語錄文集諸書亦有粹言所
未備者至朱子又合周張彙成近思錄以示人而二程子
之傳因大廣焉夫論語一書皆門人記述之言所以尊信
其師也乃二程子之門人固亦恪守師說相與述其語言

以行於世向非道明德立足示來茲烏能使及門之士佩服勿讓有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乎予生長夫子之鄉久薰夫子之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舉先儒所纂集者謬以己意增刪做諸論語二十篇編次兼為詮釋付梓亦以見二程子表章斯道其門人服教無斃庶幾哉洙泗之風云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

二程子

張伯行集解

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頤字正叔生於伊洛父大中公命從學於周濂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卒為大儒所著書多出門人記述故各本微異其或為明道之言或為伊川之言當時已不盡別今從楊龜山粹言編次原本及參考文集語錄遺書並近思錄補入詳加註解頗為明備凡二十篇學者由是而用心焉亦庶乎不差於所往矣

傳道第一 此書首篇所輯多論道之言其中詳體用辨異同析名義無不兼該條貫乃為學從入之門也凡二十九章

程子曰傳道為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傳道所以開來學傳其道於萬世也故甚難續繼也所以繼往聖續道統之傳於無窮也故不易得真傳者為

正學失真傳者即流為異端儻有一字之差則失聖賢之本旨未有不流於異端者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如二程語類朱子語類皆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門人之記述又安保其無一字之差乎是在學者善會之耳○

程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道必以言而傳故立言為三不朽之事蓋

所以明道也古之聖賢道德備於厥躬義理蘊於一心積素既厚則發而為言自然光華而不可掩自非然者言之無本知德者厭為固然而無足觀不知德者惑於其說又不知其所以然由其於道未能深有所得而平日素無涵蓄故耳於此見立言之難學○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

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為有閒又況夫尚清淨而棄人倫者乎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

理在父子則有親之理在君臣則有敬之理推之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故理所當為則為理所不當為則不為

若存一必為之心則適矣存一必不為之心則莫矣為適為莫於道已屬有閒又況夫釋氏之教尚清淨而棄人倫其去道也○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為愈遠矣

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陰者小人之象然陰之道非必小人

人矣若獨陽不生而能助陽以成物則亦君子也利者義之反然利非盡不善也惟專利而行而有害於義斯誠不善矣若不失其宜而能和義以利物則非不善也蓋陰則為小人計利則多不善亦從害陽害義處言之耳苟得其

正則不惟不相害而反相為用矣○程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

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凡物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惟心

知識聞見在數十年之前從數十年後忽然念及則始終本未瞭然於心是故不可謂之無也然謂之有亦烏從而

各足此生理也觀之則知道之在古今者大而綱維倫理
 小而日用飲食皆與生以俱來而不必求之高遠間矣推
 之昆蟲草木莫不皆然故可以知道 ○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
 為仁也 仁之道至大故難名蓋仁者天下之公理由公則
 可矣何也 仁則無不公 故曰惟公近之若即指公為仁則不
 而公未即可以為仁也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程子曰既
 無真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真爾真假皆無尙何有哉必
 日是者為真非者為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真者不可以
 不可以為真夫既謂之道則安得無真假乎真則不假假
 則不真真假難辨是非易明但以是者為真非者為假則
 昭然而易見矣 ○程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
 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
 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

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

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

吾不信也 佛氏之說易以惑人苟非於聖賢道理知之極

近理而大亂真正未易窮其所以然也苟欲窮之恐未能
 窮而已流而為佛矣故其心雖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
 以朱子曰彼只棄卻三綱五常便是莫大罪過若 ○程子
 曰不當以其迹觀之是皆助佛氏而揚其波者也

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為利矣 義

之分甚相懸遠而一念之初正分公私故張南軒曰凡無
 所為而為者皆義也 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 稍存一計較
 之心名雖為義而不知已流於利矣 豈必喻利而後為利乎 ○程子曰便佞狡厲之人

去道遠而先觀其氣質 便巧捷也 佞佻薄也 狡詐偽也 厲麤暴也 人必
 者巧捷而無沈靜之氣 佞者佻薄而鮮莊重之情 狡者詐
 偽而少誠實之心 厲者麤暴而乏恬雅之致 此其人斷喪

既久陷溺日深所以去道甚遠而不足與有為也學者寧拙毋巧寧樸毋佻寧愚無詐寧鈍無暴雖其才不及人猶未漓其初質而可漸進於道孔子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云剛毅木訥近仁正此意也 ○程子

曰公者仁之理想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其道固甚大也是故廓然大公者即仁中無私之理想以待物者即仁中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中惻怛之用仁道豈不哉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

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

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釋氏崇尚虛無學者惑於其說由其見道不真也惟能致知而不知至則志有定向孰得而移之彼夫分玉石辨醴蘗者真知故耳況聖人之道乎誠知聖人之為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不偏不倚於道灼有所見則釋氏虛無幻化之說不辨自明又安得亂吾道之真而滋其惑哉甚矣致

知之不可以已也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

其理著矣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何以謂敬收斂此心使之專一主一之謂也何以謂一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無適之謂也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威儀容貌齊而純謹莊而端嚴整敕而截然齊一其心蓋常存焉至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斯其理昭然而著矣然 ○程子

則九容九思所以豫養本原者孰有外於敬哉 ○程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忠者盡心之謂恕者推心之謂非自盡其心何由推之而及於人故無忠做不出恕非推之而及於人亦未見此心之盡故於恕即以驗忠所以不可偏舉亦猶之曰中庸云爾

○程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善者秉彝之懿德也人性皆善其所好未有不

有不出於此者故可欲莫如善然其所為善者必體之於吾身而實有諸己焉斯為貴耳若不能篤信謹守而聽其

廉谷關國書 卷之三 程子一 五 正評堂

若存若亡則本心之良終屬無據勢必見異而遷如此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見其人也蓋必實有諸己而後可以言善非徒欲之而已也 ○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

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主於中

則動靜之閒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義非在外也

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

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體無不具自能汎應而各當由是隨其所用無往而不徧隨其所施無

往而不順德孚於人而天下信之又孰有疑其所行者乎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

之本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同具也故曰天下之公然一理渾然四端萬善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曰定則忘物

而無所為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佛氏謂定只是冥寂其心空諸所有一切不見不聞而使不至於動蓋忘物而無所為者也豈知天下之物皆我所得

忘而有一物即有一道皆我所得不為如君臣父子夫婦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所當為者而佛氏盡去之是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以為定而已若聖人之所謂止不過就此人紀日用所當為者因物付物使之

各得其所而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如父子則與以親君臣則與以義夫婦則與以別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此則所為止至善之學也視佛氏之屏棄倫

物寂守禪定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程子曰至公無私

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

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

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也惟為私欲所閒故與天地異耳誠省察克治以修其身則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而能全乎所生之理雖眇然中處實與天地無以異也佛氏所謂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所謂六

塵者聲色香味觸法也其教在屏耳目滅人倫專修其清淨之體以根塵為苦累而放棄之則是自利其一身而已豈吾儒至公○程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大同之道哉

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有正而無邪正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當確然固執而不可稍有移易故守之固則得道之正而遂遠乎邪矣守之不固則或就於非而遂違乎是矣出乎此即入乎彼無有中立法其閒而可以兩從之理是以固執之功不可少有間斷也

○程子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恢寬弘貌淵靜深貌奧微

妙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所謂誠也言道太無外小無內何從而致其力乎惟實心以體之則眾理皆備於身而有可居之地否則偽妄虛詐其中先無物矣名○程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幾者動之微也

天下吉凶禍福莫不有一定之理微見於幾先順乎理則為吉為福逆乎理則為凶為禍君子惟於其理素定曾中故不待吉凶禍福之來而早能見幾而作若不明於理之正則有不當趨而趨不當避而避者卒至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何幾之能見哉故吾儒○程子曰禮者人之規安身立命之學必以明理為先也

○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禮以恭敬辭遜為本

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是人之規矩範圍不可須臾離者能守乎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為事物所搖奪乃所以立身也若夫一身舉動俱安於禮而和順從容油然自樂無少勉強是則行之熟養之深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斯為盛德矣

學者當由勉以幾於安可也

德立第二 此篇同上篇皆論道之言也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德與善有異名而無異實德則善之統體而善則德之分著也人苟自立其德有以為主善之本則凡日用動靜之閒無一念不出於善無一事不出於善德蘊於內而善日

生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也若德之不立而本原已失求一端之幾於善豈可得哉 ○或問理義

何以異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物各有所當然者為理因是理之當然

而行而宜之為義要之理即是義 ○程子曰形而上者存理以物言而義則以處物言也

於灑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理其大無乎不具而其小

亦無乎不該如灑掃應對其事甚微而形上之理即存於其間蓋理之所在原無分於小大故也學者當隨事精察

而力行不可以其細微而忽之也 ○或問仁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

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

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為盡仁則不可聖賢論仁有言其體者有言其用者有合

體用而統言之者惟是會通大意以觀其備體認至理以

究其微則必卓乎有見豁然於心目間矣若韓文公以博

愛謂仁殊不知愛屬情之發仁為性之德是專言其用而

遺其體也蓋仁何嘗不博愛而博愛未足以盡仁求仁者

亦毋拘偏見以會其全哉 ○程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向所以事天也盛衰消長盈虛

損益皆天理也順乎理則吉逆乎理則凶惟君子時措

咸宜動靜出處各得其當故可以事天天人寧有二乎 ○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

化草木蕃怒也此即天道以明忠恕之義維天之命深遠難測而動靜有常寒暑晝夜之不已即天

地盡已之忠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天地發育萬物

由變而化和氣感召而草木因以日新月盛蕃衍不窮即

天地推已之恕也學者體此而忠恕之旨無餘蘊矣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

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

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文雖可明道而道則非徒見諸言若王介

甫之言道不過以文章高談所見而已所言之道以為當

如此而已之所行則不能如所言是身與道為兩物也夫

道貴身體而有之耳有道則所重者道而詞章在所輕故
不沾沾誇長於文學之門然而一開口閒容貌辭氣之粹
皆實有諸中而見於外所謂有德必有言也徒以文言道其去道也遠矣
○程子曰世之學者

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為變詐
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

謂權豈拂經之道哉聖賢處事有經不能無權然權亦行於理之所不可非行於理之所不可也

世人不知乃於理所不可則曰從權是以權為任意變遷
挾詐行私之術而已豈知權之為義正欲人於事勢難處
之會酌其輕重使合於理而仍不離乎經者也若理所
不可則反常妄行拂乎經之道矣所謂權者豈如是哉
○

程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

也禮之制本乎人情先王因其情之自然而為之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禮以行焉行之而人之情咸以為理之當然而宜之是即義所由見矣蓋制於上而予人以可遵者禮之用也行於下而人自無不遵者義之宜也禮也而

義在其中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程子曰於道而無

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而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

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人惟見道親切則物來順

應自不足以累我若於道而無所見則必受物之累與因其累而惡之皆不得而免焉蓋吾人因物可以觀理要亦原其理之當有當無爾苟其當有也則外物之來與我所不得辭也何惡之有如其當無也則外物之來與我初無所與也何絕之有總之人但當究心於道而不必繫情於物也 ○程子曰理者禮也文也

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禮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

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禮無實不立無

文不行華實相較本末分矣然道惟一不可偏勝也文之過必至於奢實之過必至於儉流弊相因如形影之相隨非彬彬之君子其能免奢儉之失哉 ○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

盡仁也信者誠之發若誠則肫然真實之體也愛者仁之施若仁則渾然心德之全也故一言信亦謂之信
 一行信亦謂之信而不足以盡誠之本體猶愛一人亦謂之愛愛一物亦謂之愛而不足以盡仁之全量蓋信與愛從其見於外者言之而誠與仁則其存諸內者故言內可以該外而言外不可以該內也
 ○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

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道不遠人人之一身皆道之所與俱

如飲食言語日用之常道之小者也出處去就立身之節道之大者也至於死生則全受全歸之理道之本原盡於是矣然是道也皆人所不能離而當自盡者故能日用不憚而盡道之小則亦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則亦能全受全歸而盡道之本原其致自出於一也蓋道無乎不在惟見之明而體之切則一盡可以無不盡矣
 ○程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為中則一方無中矣以中外之中為中則當外無中乎故

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中有定體而無定處非可以執

一也執乎此必遺乎彼矣如堂有堂之中室有室之中庭有庭之中隨其所在而中見焉惟量度以處之斯得之耳彼拘墟之見何足言中哉
 ○程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閒斷非道也吾儒之道惟在日用事物之間循循下學久之功力既至自馴致乎上達之詣此本末一致之學也佛氏專事清淨自謂見地明徹憑虛以務上達而蔑棄人倫屏去事物全無下學之功是本末已閒斷矣世豈有是道哉其與吾儒之道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

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楊朱墨墨翟也申不害鄭人韓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之公子二人皆善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人為虛無寂滅之教老則周柱下史老聃所言論清淨無為之道

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

獨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汎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佛氏談心

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夫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所以廓如也然則今之佛老可不有以闢之哉朱子曰楊朱即老冊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程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人心惟敬則主一無適自然虛而靜勢必遺棄一切放蕩形骸不雜靜而不擾矣若徒事致虛守敬安在乎故涵養須用敬也○程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

人能心存於敬則天理常明私欲自神無所檢束志氣因之縱逸萬端之私欲乘閒而生而本心之德日以亡矣此其為害於仁甚大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人物皆生於天地理本同原故仁者以一體視之以為莫非我所當為而何有不盡焉苟不能盡其地萬物之道無非我所當為而何有不盡焉苟不能盡其道而有諸己則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其與吾身漠不相屬相去奚啻千萬而已哉此君子率性○程子曰順理修道之功不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不止也

則無憂人惟私欲之見橫於胸中故紛紜憧擾隨處皆可入而不自得又何憂患之有乎故惟○程子曰老子語道仁者為能不憂正以其順理故也

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今已無傳焉老子之書雖言道德而大約雜以權詐其於本

廉各局書 卷之三 程子一 王宜堂

老子而其流遂至於大弊也然諸子之所得於老子者亦

各有異申韓則本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其失尚近後世猶

有師之者蘇張則直學其權詐而為捭為縱橫之說並非道

德之意其失益遠故今亦無傳焉蓋立說不可以不善始

之或差將後之竊其緒餘以驚惑天下者其流弊不可勝

言矣此佛老之害所以甚於楊墨 ○程子曰謙者治益之

而吾儒所當深惡而痛絕之也

道謙者有而不居之意也治猶持也為學而能謙則虛心

持其益之謂彼夫自滿自足者乃所以 ○程子曰道無體

招損耳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豈不信哉

而義有方道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事一物有一事一物之義萬事萬物有萬事萬物之義隨

其所在而義見焉故有方蓋自其渾全言之謂之道自其

散見言之謂之義究之道依義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

以行而義本不出乎道之外也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端倪也始初也大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故無端倪

之可見陰陽交運故無始初之可尋是乃所謂道也道

循環而無斷續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流行之妙乎 ○

程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

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全體大用

務盡其理且各當其分無有虧欠滲漏故其道蕩平正直

行之而宜易於遵守若佛氏則厭煩苦難棄捨一切直以

天地萬物為幻化至於憑臆造作矯揉費力又非人心之

自然固大異於聖人平直易 ○程子曰予奪翁張理所有

行之道矣豈不矢之遠哉

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

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

有子則有奪有翁則有張此理之

自然故宜予則予宜奪則奪宜張

則張宜翁則翁正大道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謂予之之

意乃在乎取之是欲取之姑為予之也張之之意乃在

乎翁之是本欲翁之伴為張之也此皆以權謀 ○程子曰

詐偽之術乘人於不覺而欺之非正大道也

禮樂大矣然於進反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禮主於減減則退遜之意

多故須進步向前樂主於盈盈則發越之意盛故須收拾

向裏進反之間其所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者已得性情

之正焉禮樂之於人顧不大矣哉○程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形而上者謂之道精微廣大無窮盡無方體雖不離乎氣

而非氣之所得名若以氣明道是執形下為形上矣無乃

見其麤而遺其精泥其迹而失其實乎學者○程子曰氣

當知道為事物之理不可滯於形氣之說也○程子曰氣

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養氣之功由於集義

不愧不怍而皆出於理之正正則大公無私無私之至○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聖而不可知矣非至神而何哉○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曰自性言之為誠自理言之為道

其實一也性具於人理命於天自性言之則真實無妄者

天以是與人人以是承天誠與道本一而已無二致也○程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

離者此特為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

可離不可離也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為始學之

人指出切近下手工夫見道之甚切而不可須臾間斷耳若論其至則隨在皆道無遠近之分也即

心即道無可離不可離之別也此惟聖人乃能與之為一

而造道之極致也○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程子曰學而無

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

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程子曰

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

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為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

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託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

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溺於佛說者

皆由平日學

無所得年衰力屈每不自安一聞超渺之論說其清淨空虛因乘便而逃之遂不覺入之深而不可反猶行路者遇山峻水險之處一有捷徑即欣然以從勢必然也然其所入於佛者以不得吾道之要猶人之逆旅而不得家居之要耳未有既得家居而又樂舍於逆旅者則未有既得吾道而又樂入於佛者也蓋佛非能溺人人自為所溺學者可不不知其故哉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子覆校
閩縣曹鍾禧穎夫分校
閩縣薛藹玉雲谷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

程子 張伯行集解

言學第三 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篇詳主敬存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學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為志言人當以聖為志言學則必當志於道詞章

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當志於聖賢人君子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將漸躋於聖人之域

矣○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視聽言動雖曰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各得其正而背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與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學矣中庸誠

身之功必先以明善者此之謂也○程子曰行失即惡亦

改之而已事失即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非人

聖賢豈能隨處盡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即陷於惡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即至

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惡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於自棄而不足與有為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激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與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 ○或問入道之

功程子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

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心之所謂之志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志之不

立將見異必遷進為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累以

馴致於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

之小漸而暢茂條達遂至於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於

立志而學者亟當自審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

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詞章之學二日訓詁之學三日

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詞章之學如司馬遷

之學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浮華鮮實無適於用若儒者之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

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學不可若 ○程子曰學者有所聞

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

何與焉 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當

究心而力行之庶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

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 ○程子曰

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

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

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為之必無入善之理 誠由心具邪自

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

是已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為之豈有入善之

理乎此存誠者必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

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

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將以求為聖人也君子

日新夫至於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蓋學問惟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間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可不求進哉是

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為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造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

者自治之方必極其剛斷無少委靡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寬假則其所遷於善者愈

迅速而多功夫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

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驕矜之氣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運樂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不至於競

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遜冲然若虛淡然若無自不

至於矜矣蓋競與矜之為累甚大學者當明理修德以去之可

○程子曰學者好為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

未嘗自言金之美也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惟領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

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為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而其中

之所得則無幾矣猶貧人談金歷歷言之未必無當終不

若多金之富人并不自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雄辯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

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

下自棄自暴者眾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不待教而自樂為善者此

中人以上之資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

教之而始漸至於善若任其自為而無以導之於先聽其

不為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

故聖人立教正欲引天下之庸眾共入於善之途始示之

以在所當為終勉之以不能不

為所由師道立而善人多也

○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

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奚為也
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學蓋用之於身心
意知用之於家國天下皆是學也若學而無所用將誦讀
何益所謂雖多 ○程子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
亦奚以為也

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
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學者所以學此
道也人惟不知

夫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顛倒錯亂無所不至一至於醒
未有不羞恥者皆由平日未嘗知學其於身心性命之理
毫末研究故往往自以為是苟既知學見聖賢之言行如
此而吾前日之所為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
誠知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
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歎哉 ○程子謂

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
一遇峻險則止矣
為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
中止今之學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

然於平易則闊步而進遇險阻則
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
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學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
以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

或流於致虛守寂而不能實存於心 ○程子曰義有至精
焉則是徒為空言而終無所得矣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
宜於事而裁於心有至

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
精焉理原於天而具於性有至奧焉學者於義理之精
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亦可謂善學矣 ○

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學有
而矜持未化踐履不熟者皆未免有強勉之迹也惟學平
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
誼高遠如孔之疏水在中顏之簞瓢不 ○程子曰力學而
改其所以樂之處當必有心領之者矣

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所貴乎學者謂
其有體有用也
故有得於心即當見諸事充廣而力行之則所學不可勝
用矣若不畢力於行而局局其守卒之鮮所設施亦終於

無得而已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

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當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

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為之故古人始教必使學者學射學御舞象舞勺所以養其德性而

一歸之於誠 ○程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

者正此意也 言教人者當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

深亦易忽於理 冰釋怡然理順而所得自深若學猶有待

而驟語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自

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言行相顧斯為君子若徒能言

欺也甚矣故君子之所深戒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

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

強而已 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

不能已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強於 ○

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母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 ○

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

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吾人為學

如登山然雖高不辭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

難則避而姑為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不足與有

為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為聖人然猶有不

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矧畏難趨易而取法乎

中不且流於下乎乃知立志不可 ○程子曰以富貴驕人

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其不

美無足論也若夫學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為自

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惰敗德學終不進其為害夫豈小

也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

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所有謂義理之皆備於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

存之也吾人為學始則欲知繼則欲養見之明而無所疑
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施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
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為力也 ○程子曰敬勝百邪心一

則欲動情勝而羣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志氣儼恪容貌
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
乎百邪也 ○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

尚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為利者乎曰清汙雖不齊而
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為而疾之也

曰非為求名也為無善之可稱耳為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苟一近於為名則此

心便失其正與世之齷齪營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
了錯 ○程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
知之未至也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

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為先也 ○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
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

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布置即是著意強為非真能自得者矣 ○程子曰不學則老
而衰人惟自進於學則日就月將志足以鼓乎其氣故雖

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學所以志氣頹靡竟至怒然沮喪老而衰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程子曰
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學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間

私故物欲得乘間以累之惟誠則此心真實無偽天理渾
全絕去憧擾而何有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為不
可已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程子

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
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汎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

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

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學者於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

煩皆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僅一端也若無

其功而遽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

之久真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萬殊之理總歸

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與○程

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辨佞口才也

事口舌其才足以雌黃可否顛倒是非每多入於不善故

雖有所學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

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顏淵必曰遠佞人而

稱仲弓曰仁而不佞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

用敬欲求進於學問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

子教人為學之要而朱子蓋嘗述之學者所宜盡心焉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之未至何以能擇

吾心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有知矣有知則凡天下事物之

來皆能辨別眾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擇也務擇執者可不

以明善為急圖哉○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

為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強勉而後

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

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知行之功相須並

行則每有不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人謂其不可為

雖強勉而從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不可為則人

皆知之不必強勉而後能矣蓋所行每視乎所知知有淺

深之殊斯行有遠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效驗難以比而

同者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樂則是中心浹

洽與理為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者之所能哉其惟

君子深造以道○程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

而自得之者乎

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

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

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朱子曰論輕重

知為先故必知之真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質之美行之

力而鮮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為司

馬溫公而發歟○程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

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

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

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

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

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即此章之意程子

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

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

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人有小小快意之事便生

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關甚大其喜懌當何如乎然亦有既

知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

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程子曰人多以子弟

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為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

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

復其德性也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

束較之愚蠢更為可憂為父兄者當亟教以

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末習長其

輕浮之氣如此則氣質可化而德性可復矣蓋子弟之成

否皆由於蒙養之得失朱子○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

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

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

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

哉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德絕不妄

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學所以多有成也今世之人

幼從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總惟此勢利而已蓋

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眾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

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放曠之

說以自適其勢則然老莊之教外形骸齊生死置身禮法

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略法度之拘由是

學之者眾如水之就下其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

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

不放也道者當然之理而散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

以格物為始事蓋人之一心最患流蕩而無所用

斯去道日遠矣誠於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

心收斂不至於放而功自可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

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非在人也人之為學惟求自得

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必在己盡

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苟貸也

○程子曰學貴乎

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

學則非學矣人之為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於有成

為有體有用之學若半途而廢學而不能成其業變其所

守用而不能行其學是治己治人兩無得矣吾不知其所

學為何事也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

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聖學則有日新之機

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委靡而無用古今稱湯武為

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當其用功之時日日躋日執競

惟是進而不已故克臻於聖域而與堯舜並稱

此可見學之為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

喪己為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即在是今之學者矯飾以求知於人反之於內毫無○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一則明所得徒為喪己而已

明則有功學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於無成君子之學貴於專一而已一則工夫純粹自無他歧之惑而吾心之全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己成物時措各得其宜故曰明則有功也○程子曰不

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人之為學最苦悠悠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於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勤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

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學曲藝亦必

誠而後精況欲趨眾善為君子者乎誠者真實無妄之心萬善之根本也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處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將百務俱隳內外人已無

一可者彼末學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矧欲趨眾善而為君子其可以不誠哉○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

然未嘗思自以為得之者未之有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為能不○程子曰

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而無所得者也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

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心體力行此求於內者也

若以文為主則務外而溺於詞章矣進德修業此求於本者也若考詳略採同異則徇末而流於訓詁矣二者專事口耳無益於身心性命之功非聖人之學也

○程子曰學以也君子將以求至於聖人而寧學此哉

不欺闇室為始闇室人所不見之地易於自欺者也學者

辨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愧乎屋漏

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將不可問矣故學必以是為

始也○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學者

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者可用以齊

家何者可用以治國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隨取隨給皆為

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程子曰學而為名內不足也

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程子曰學而為名內不足也

為學而切已務實惟日不足何暇為名一有○程子曰知

為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內之不足也

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學是終身事

為學莫先於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專精以求之

求則必積漸以得之不至於得其學未可已也蓋古人此

學直引為終身之事無有半途而廢者故學

者但當循序以圖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程子曰學

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理如文理

密察之理

學貴於通故能周流無滯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

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滯又非渾淪無區別之可能也必

品節分明條理不紊一本之中有萬殊渾然之內有

燦然經權常變悉合其宜夫然後乃為聖人之學也○程

子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

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農不耕則無以養

其身而身以喪士

不學則無以養其心而心以喪人莫患於喪心○程子曰

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為所奪則所務者皆名

利而根本廢矣故妨功之

患小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

心不定所以為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吾人為學將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

能百倍其功則聖人亦可學而至於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

五行之秀者為人此溯人性之始而言之也萬物皆生於

天地惟人獨得五行之秀者以生故為

萬物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始生

天理渾全寂然不動其本也真而靜故雖未與物接而仁

義禮智信五者早已具焉皆性中所自有也既曰本又曰

未發者蓋本則指稟受於天者言之未發則指未接於物

者言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

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

喜在心而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忿惡則有所憎

其意刻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

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梏猶極梏謂拘

性動則為情情炎於中未流益蕩則戕賊其性矣惟明覺

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

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不知所以制之則縱情梏然學

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學

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

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為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

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所

謂自明而誠誠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

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

覆流離之際此承上文而言

誠之道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在乎信道之篤

信道既篤斯行之果決而無所阻行之果決則守之堅固

而無所搖蓋仁義忠信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常存於心而

必於是焉則行之果矣至於歷久弗失而居之安則守之固矣由是動容周旋靡不中理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乃可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上文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此節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是非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致其決如顏子者能之乎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以下皆言顏子之學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心之私欲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私欲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仲尼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

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持佩服於心曾不敢忘也怒所當怒各止其所則不遷有過即改已改不再則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內省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治之勇也夫子之稱顏子如此此可見其好之之篤學之功也然聖人則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其未至於聖人者特守而未化一息之間耳使天假之以年則積繫功深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後世識見卑陋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而其所以為學者不務反躬實踐以全乎天所與我之性而徒專求諸外以逐於記問詞章之學其言愈工而去道愈遠視顏子之所好大不侔矣欲其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詎可得哉

程子二

同治五年夏少福州
正誼堂同重校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紋分校

侯官林 鉞左亭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張伯行集解

五經第五

篇內詳論經書之旨誦讀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焉凡二十

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五經之言詩以

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其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麤之別也 ○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

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

然以通語孟為先

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

理無不包舉乃窮理之要也故學者欲盡道不必他求學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孟為先蓋春秋之旨微語孟之

廉各闕蜀書

卷之五

程子三

正誼堂

辭顯通語孟則理明而春秋可學矣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故善學者求

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實則十有八變而成六爻

故曰變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以盈虛消息其理至微天地萬物其象至著盛德

大業合體用於一源藏往知來該顯微而無閒也然亦何

事遠求哉蓋天地幽深之理不外日用平實之中故善學

易者求之必自近若以為近而易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

之則求明反悔何足以知易乎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

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 詩木

其流連諷誦每足以感發人心學者吟詠以陶寫其性情

之致涵暢而和順於道德之中自然感動興起有吾與點

也氣象所謂興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於詩者如此 有道即有用但詩書所言即道而推於用以道為主故曰

載道之文春秋之作即用以明乎道以用為主故曰聖人

之用 也 ○程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樸順事而為治耳至堯始

為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為典常也不惟隨時亦

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上古敦龐

淳人樸如穴居野處結繩而治皆順事而為之也至堯際

中天而治天下之道實自堯始其間因事制法凡治歷數

土教稼明倫之類有功迹之著見者皆可奉為典常而遵

其法則也雖在堯之時氣運漸開固亦隨時張弛之宜而

要之立政立教垂範來茲無非其憂患後 ○程子曰著書

世而有作也堯書名典作史者豈無取哉 ○程子曰著書

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古人為學必實見諸躬行而言每在

多言多言則華掩其實文勝乎質必將有害於道矣蓋著

書立說皆聖賢不得已之舉為明道垂教計非好逞辨論

以誇世也學者行未逮而妄 ○程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

有言其不背道而馳也幾希 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

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

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

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為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

理物也禮之設非矯拂乎民情所以防私欲而入於道義使知所率循也詩之學非示人以雜務所以由性

情而通乎物理使知所取資也先王之教皆切於人之身心如此學者當審其用意之所存也○程子曰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易之有象聖人所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故象者像也人能遵守禮法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循規蹈矩依倣而行易象之理亦猶是也善守禮者可與

學易矣○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入德以大學為先而語孟次之故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

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

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此所以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語孟也○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

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道德學問所造各有不同每發見於氣象之間然氣象難窺而

言則易見蓋言者心之聲也聖人之言自成其為聖賢人

之言自成其為賢學者姑即其言觀之亦可以得其大凡

矣觀論語侍坐言志諸章氣象自見○程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

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可見矣論語一書所載甚詳其發明事

物之理處居多殆猶稱物之有權衡量物之有尺度一定

而不可易歟學者非徒誦讀之已也能即其所言而以之

揆度事物覺輕重短長之情較然自見真有銖兩之不爽

尺寸之不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為萬世之法吾人所當

深察而體驗也○程子曰人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

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

不盡者今之學者言高而略卑語本而遺末皆不知道者也夫道豈有高卑本末之分哉孟子七篇之中言

道者不一其詞然高必通乎卑本必貫乎末並無精麤之

分而其言蔑有不盡者若過為高妙之說則入於異端矣

鳥足以言道哉○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

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用

亦無所不該讀之者將以窮身心事物之理而致其用於家國天下之大非徒佔畢其文詞已也今人滯心於章句

之末而未能體諸當躬見諸行事雖終日誦讀而不適於用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學者之大患所當猛省也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

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太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

象與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

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

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象數之末此京房管輅郭璞之流

術家所尚若吾儒則止論理而已必不為尋流逐末之學也○程子曰孟子言己志者

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言本於心古人或因所得而有言或

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與不

動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

味乃有德之言也至於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伯

夷尹惠之辭乃所學深造衡量不爽雖未至其域而言之

詳盡著明是造道之言也即一人之言而其不同有如此○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程

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

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窮經將以致用要當得其旨歸然語孟二書內

聖外主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經之旨也誠於論語

二才篇及孟子七篇熟讀玩味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

五經而從事於二帝三王之道矣否則讀語孟而徒資口說於道惘然不知雖多奚所裨益乎○程子曰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禮

者生人之防閑制度者帝王之憲典聖人順人之情而為

之因時之宜而制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徒學之考

之已也必深求之而得其當日之意則聖人制所垂無不瞭然曾中亦可以斟酌得宜而自我沿革矣○程

子曰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

知道不能以明經此言學不可無師授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正學用志不紛則經在斯道在

故博觀載籍參稽其證而可以明道後世百家雜出失其師傳於斯道冥然罔覺安能契合乎作經之旨故必先知

道而後可以明經吁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 ○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

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

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兄子弟惟

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

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古者教學之制始自家塾

黨庠其所以造就人才者法無不備故人當少時便已習於為善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偷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

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言非禮義皆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習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為本

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為先也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

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

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聖人作經非徒為文詞已也皆有深意存焉學者當觀

其意與其人而察吾行之所未至者何在且求其心而察吾知之所未得者何在晝則讀夜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

不失之浮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其通庶乎中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告語於一堂

斯可謂善學矣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學者

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記問文章此口耳之學不足為人師

以其專務乎外而無實得於中也夫所貴乎師者謂明乎

義理中有以自樂而又以應人之求故言可則行可法

求師者舍斯人其誰從乎不然從非所從則學非所學矣

是以不可不謹也 ○程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

而自得之今日盡講是以博為教非有益也 講說非古之教然亦

不可少但或舉一隅或引而不發使學者沈潛涵泳而自

得其意趣方為有益若講論不休是徒以博為教言者輕

而聽者厭矣 ○程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二氣四時往來

何益之有 若夫明消息盈虛之故備進退存亡之道以

盡天之理斯謂之易焉善體易者其知之矣 屈伸天之理也

讀書第六 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

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文辭也義義理也古人之

而自得之耳若讀古人書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

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拋荒忽略乃或專精

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

固執滯中多窒礙無所通達矣豈所稱善讀書者乎 ○

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

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

理亦甚約也 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曰

治聖賢之言本非不得已也蓋將發明夫理以

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

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為貴也

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

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後之人當始執卷便志於為文

所言雖多而未明理亦何足

為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

於邪僻其害於道也必矣何若不言之為愈乎 ○程子曰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此古人豫教之方也子生能

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之

廉各獨蜀書 卷之五 程子三 六 正宜堂

唯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

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

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禁於未發之謂

識思慮未開當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盈耳充腹先有所

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此讒說不能搖惑所謂

少成若天性習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

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若教之不蚤及其

稍長內為偏私所陷溺外為流俗所銷鑠欲心德之

純全也難矣故教不可以不豫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

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

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

惟微詞奧義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

耳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

奪或卑而進之或尊而退之或微婉其詞或章顯其實要

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而無所損益寬

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作好作惡乃制事

之權衡以酌一時輕重之宜揆道之模範以立萬世遵循

之則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

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

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大觀百

物之變然後知化工之神如此其妙聚眾材之良然後知作室之

用如此其周況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可以一事一義

窺測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

心通庶幾能深造其微奧之域而有以得其用心之所存

也然則春秋顧○程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

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學而進之士知修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言良不誣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六德則為公卿三德則為大夫下此皆位稱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沉淪於下僚士惟患身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學成而君求此自在上之事而學者則不以己與焉故人爭自立德而不縈情於爵祿也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享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僭差俗鮮奔競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已不再矣宜程子讀易至此而有歎歎○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摭發習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摭習中之蘊作為六文自不可及蓋有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游夏在聖門稱為文學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禮記之類然其所言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以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此易賁卦之詞程子引之以為古人觀變成化皆有用之實學非如後世掇拾華藻徒為無用之空言也○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退之字也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君子惟務修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由是播之於言不期於文而自文非沾沾執筆專學為

兼各竭周書 卷之五 程子三 王宜堂

是也若退之生平專事文章而苦心竭力之餘於道亦覺有得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確有見其所傳者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其始因 ○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方文而見道者歟 ○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知吉凶消長之理識 ○進退存亡之道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此則其大方也 ○

程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游 酢字定夫西銘張子所作其說推

謂廣大而精微矣然皆不偏不易之正道定夫讀之即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是真能求其意於語言之外者也凡讀書而拘拘章句不明其理終無所得 ○問世有以者比比皆是如定夫者豈非程門高弟哉

讀書為文為藝者程子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為文趨一時之好尚言藝可也讀書明千古之理道豈直藝云爾哉

但謂之藝則徒尚估畢 專事涉獵所求 ○程子謂方道輔於書者淺矣不幾失聖賢作書之意乎

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

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案字道輔聖人之道寄於六經

學者欲入其門自當以窮經為要蓋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窮經者必當心會而身體之非徒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已也若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 ○程子所得者僅古人無用之糟粕耳何足與言道哉

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言以明道也浮詞過盛則意為所掩而道反晦故以簡為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達使人尋味不窮斯於道有發明矣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程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苟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飶之

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
 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
 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
 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荀卿韓之公子杜預晉
 時人管子管仲也言人
 之於道必已至之而後能言其所以得力之故然亦有學
 未至而言至者循其言而遵之俱可以入道如工夫至真
 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此荀卿之言也優柔以求之饜飶
 而趨之若江河之浸而益深膏澤之潤而益滋其涵養有
 漸如此至於所見既瑩渙然冰釋所存既熟怡然理順則
 深造而自得矣此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不一其思也又
 重思之反覆其思也如是而不通鬼神亦將有以通之是
 非鬼神之力所能為也蓋殫精竭誠其效必極於此也此
 管子之言也夫道以積久而得以涵養而純以精思而通
 三子所言皆足為入道之方而其身則未之能及也學者
 循其言而或謂聖人之道其難知也程子曰聖人未嘗
 遵之可也

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日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聖人
 之於
 道未嘗言易以令人驕亦未嘗言難以令人阻但視人之
 用力如何耳因引孔子之言而歎其涵蓄無窮以見人之
 不肯用力於道者正如未思而先以為程子曰傳經為
 遠也學者誠深思其言亦可以自奮矣
 難如聖人之後僅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
 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但人不由之耳羣經定於夫子
 之手至孟子時
 纔百年閒微言絕而大義乖傳之已差使非子思孟子相
 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則久息而不傳矣
 夫大道千古為昭何嘗息滅特人不由之耳今語孟學
 庸之書具在學者取而讀之不亦可以見聖人之心哉
 程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也言天皆有涵覆
 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

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聖人作易大之自天地幽明小之至昆蟲○蘇頌問修辭何以立誠程

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為心是偽而已有是實於中斯播是言於外若但為修飾

誠矣所謂修辭必立其誠也○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德盛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言皆足以垂訓後世故必傳文盛者從事詞章其言雖未必醇

而類合乎道如荀揚韓愈之類俱不可廢故亦傳○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為居業之實耳程子曰講習而無益

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盡空言無益蓋亦未嘗返求諸心而有得耳若窮經固為學之事然苟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屬空言未為有益也總之學貴返求自得能自得則治經傳道以究心往哲之旨固為有功即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實則一而已奚彼此之分哉○程子曰農夫

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

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為小補耳衣食不缺用度無虧享太平之樂將何以無負乎惟有述往聖而待後學力為儒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程子曰學不貴

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學以正為本言以當為本政以順為本若博也文也詳也皆未也得其本則未在其中矣○程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

廉各漏問書 卷之五 程子三 正誼堂

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此言學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經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藉者深遠而無盡而所處者安固而不搖若徒以思索為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資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處己則誤己以之誨人則誤人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堂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

程子

張伯行集解

善治第七 此篇所論端治本明法制皆為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人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為具文而已其誰與行之哉然必有師學而後有人才故成就人才者不患稟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蓋師學不明則雖有美質亦終於自廢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入必先於立教為治之要道也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

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民之自有者力也所恃以養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用其力而無以遂其生此救死性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故養民者必務與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生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漸幾上理蓋養必先於教乃萬世不易之常法而重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為政者不可○程子曰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不知也

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三代守成令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公之相也當王幼冲其所以輔導之者見皆正事而無非僻之行聞皆正言而無邪妄之詞左右前後皆正人而無便佞宵小之誘涵養薰陶習而安焉久而化焉故能成其德性而淑其身心蓋君心當未染之時輔之以正則易從而有功此人臣輔相之道所當豫之於始而周公為可法也○程子曰主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

時之宜也言為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體焉不可變也施於政事之間有次序焉不可紊也至於斟酌盡善隨事應變則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之本而得張弛之道也

○程子曰必關雎美文王姬妣氏有幽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關雎美文王姬妣氏有幽

關貞靜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必自內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朱子曰自闈門衽席之微積象至於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程子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在以聖人

之訓為必可信先王之治為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

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其人君治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

志以圖治二曰責任以輔治三曰求賢以分治蓋人臣雖有嘉謀非君志先立則信用不專人君欲用其言非責任

宰輔則奉行不力至於君相協心矣又必旁求後以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為治之本也而三者之

中尤以君志為本惟人君至誠專一以往訓為必可信以盛治為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內不狃於近功外不惑於眾

口斯可以臻上○程子曰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

理而無難矣

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

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畱以備訪問從容燕語

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

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為益多矣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密邇者惟寺人宦官耳儻一日

之間時近正人聞正言則氣質不期化而自化德器不期

成而自成故其要惟在於選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勸

講論備顧問從容燕語之下不徒漸摩德義啓沃君心即

至於人情物態之煩稼穡艱難之狀皆可因事敷陳隨時

開導漸積既久自然睿智日生比之深處宮闈者其所益

固已多矣蓋君德之成就端在親賢而勤於接見惟人君

加之意○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

焉而已天理有中正之則而得之為難人倫有至善之準而至

也之不易故得其正則順乎天之宜盡其極則立乎人之紀此堯舜君天下之道所以卓越

○程子曰治身齊家以

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

事至於勑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

之道惟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道與法二

本之立而後○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

其具可舉也

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

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惡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

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不爭矣此探本窮源

之論○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人各有

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親使各

皆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然後為能不獨親其

親也此即夫子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者吾老以及人

之老○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天下事之常者可以常道

是也○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處之若事當其變有難拘

乎常道者惟聖人道理純熟曾中隨其事機而一以時

中之道處之則既通其變而仍不失乎常所以為善也

○程子曰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

者未之有也為政不務其末而務其本者莫大於使民興

行俾之有孝弟齒讓之風而化行俗美也若

果興仁興讓民俗善矣彼必不肯游手好閒皆盡力於田

畝農桑之事而猶患衣食之不足者有是理哉然則王道

之行養固在教之先而○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

實收效於教之後也

後世祇以法持天下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禮其所

以治天下者惟此德禮之道而已而

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

齊禮之意則其法亦非先王之法矣治安能以古若哉

○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其要祇

在慎獨純純一不雜也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

之意開斷可與語純王之德也至其切要用功處祇在慎

獨蓋惟慎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至誠

之功○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君道稽古正學明

聖人其如之何然在世有不學之人而聖人原無不被之
化所以聖王在上民多遷善而不自知蓋所見無非善行
所聞無非善言涵濡薰陶久而與之俱化則教之入人
深且遠也彼不學者徒自為聖世之棄人耳可勝惜哉○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人主君臨天下之道不止一端而論其本則惟在於至誠仁愛而已蓋至誠則純一不雜以實心行實政而百
度因以維貞矣仁愛則慈祥豈弟以仁心行仁政而兆民
歸其度內矣君道之本孰有大於此者哉○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
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

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
乎後世刻覈之論矣罪疑惟輕言罪已定而或有可疑則
舍重就輕刑不妨少寬也功疑惟重
言功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輕就重賞不妨從厚也不辜
無罪之人也不經謂不當刑賞之常經也古聖人知行各
造其極刑賞宜無或失矣然觀書稱堯舜不曰刑賞必
當功罪而但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者此可見聖人忠厚之至與後世酷
意苛求過於刻覈者大相懸殊矣 ○程子曰人君欲附
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四海蒙其惠澤可也人君居高臨下欲使天下親附於己
其所行之道必當顯著明白以與天
下共見而所以顯明之者則有本焉惟是實其心之所發
而誠意以待物推其心之所欲而恕己以及人而又行不
忍人之政以施其惠鮮懷保之仁使四海之內
被湛恩而沐膏澤王道之成庶乎其可立觀已 ○程子曰

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
之何矣為政者不可徒為目前苟且之計也必期立善法
使可以流傳久遠而無弊若後世不遵而變更之
則未如之何矣君子
祇為其可繼者而已 ○程子曰長育人才者教之在寬待

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凡長養人材者嚴以督之則拘
束難堪故必誘掖獎勸教之在
寬急以求之則躓等無序故必優柔漸濡待之以久然後
教化成而風俗美焉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輔之翼之

廉各關閣書 卷之六 程子四

使自得之 ○程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

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古今之事理萬端是非可否經權

去取自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有不至於差忒者也

蓋中無主則紛紜淆亂去取俱不得其當何以立事物之

宜而定權 ○程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不心悅誠服人心豫附自國運日昌故君道必以是為本

上章以至誠仁愛為本者自上之及乎下者言之此章以

之上下交孚而治天下之道盡於此矣

作新第八 此篇所言多職守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

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此欲為君相者變

也作新者振起而更新之也變化者隨其質而轉移之也

言風俗頹靡欲振作而更新之使人才眾多為法固難至

材質已具欲變化而轉移之使人才醇正其道則易如凡

今之人皆負才而可用即其本心何嘗以小人自甘特視

君相之意為轉移耳誠尊賢使能變化有道則君子固

鼓舞思效即小人亦爭自濯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 ○

程子曰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

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

以輔上德 經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經義然不止此也必每

默化以薰陶其性質古之承弼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

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財用之縮

盈無不講究詳明漸漬之久然後 ○程子曰治則有為治

君德成就而勸講之職始盡矣

之因亂則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因者事機所由也治

不自治必有為治之

因亂不遠亂必有致亂之因亦自人操之而已知其因之

在人則何以為之而治何以致之而亂不可不深思其故

○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不及

博施濟眾堯舜

猶病然其力有限而 ○程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

其心終無已時也 國不可歸之命在人而論則有賢不肖是氣稟之清濁不齊命也在國而論則有治有亂是氣數之

盛衰縣殊亦命也然人定自足勝天故不肖可轉而為賢

亂可轉而為治不可盡委於命而不盡人事之當然也

○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其治有所不逮可教

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

警眾可也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監司與州縣一體則上不至蒙蔽而下亦不至掣肘今監司

以伺察為能州縣以掩蔽為術上下相猜其何以為治吾

謂為監司者不若與州縣推誠布信才有不及者則教而

督之教有不聽者則擇其甚而去之懲一以警眾 ○或問

可也不猶勝於專用伺察而反為其所掩蔽者乎 ○或問

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如之何程子曰亦

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

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

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係所以佐乎長人之邪正不同故言多不見從

而勢又不得自主誠有難為處者要亦度其事之輕重大

小何如耳事重而言不從則去事輕而言不從則留則我

不至以阿附蒙恥事大而不得不言則爭事小而可以不

言則不爭則彼不得以執拗見非此亦君子進退語默之

宜也然今之僚佐多與長不合者宜有能去者矣而卒未

之見焉可知世人貪戀一官同流合汙者眾而特立不回

者寡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也 一命之士初入仕籍其職雖微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

及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夫居高位

而得為所欲為其 ○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

所濟夫豈可量哉 其情民隱壅於上聞則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必使之各輸

子能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格而自無不正矣非徒在乎以威
御之也
○程子曰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探察民隱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
之大者不可不留意也
○程子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

治國乎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設

其職甚微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修齊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宮牆雅化蔚為邦國之光是真不素餐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為後世法已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程子曰苟能充其職則

一郡無冤民矣治獄之官乃民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

其不可為也程子以為苟能至慎至明以供其職則平反允當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為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為之有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

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慎
○程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重者也

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

於赤子何失之有孩提之童未能自言其意其所欲未易求也而其母必知之蓋愛子之心款曲

周到誠之至也治民者一如父母之於子則民隱上聞而所以愛養之者自無不周矣
○程子曰欲

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斂聚也利己以凡事言利財專就貨言也已者

人之對惟欲利己則不顧乎人而其損人也必矣財者怨之歸惟欲利財則不顧乎怨而其斂怨也必矣夫損人而斂怨雖利己得財其能長享乎君子斷不存此心也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

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

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

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天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必出以至公之心舍己從人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以

成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亦烏能有濟乎 鯨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

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拂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

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

鯨治水九年功雖未成其所治

亦非常人可及特以其強於自任拂乎族類故公議隔而得夫罔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助所以卒至於敗也凡事皆然而何疑 ○程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

為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為之而後成惟古人

得其自然也

古者度量權衡生於黃鐘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以生寸尺丈引以一龠

之黍千二百為黃鐘之實以生升合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為黃鐘之重以生兩鈞鈞石是皆得天地自然之

理法之正者也後世欺詐成風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制皆以私意造作而大與古法不同矣故程子謂姑以為準焉可耳而深歎古人之獨得其自然也 ○程子曰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

必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後漢矜尚名節成於風俗大約皆近於務名未必自

得於中也然視世之卑汙苟賤者相去遠甚但一變其矜尚之心則可至於道矣蓋世變日下如後漢之風亦足以砥礪末俗而去吾道不遠 ○程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此程子所以取之也

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繼之

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所

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戡亂之後即當繼以致治三代遞更皆有制度文為以定一王之憲

而垂之於永久自漢而後一得天下即因循苟簡無復遠大規模此所以治終不古若也 ○程子曰做

官奪人志

仕而志圖富貴患得患失者不足論已然或馳騫於是非得失之境而此志動於愛憎取舍之

私或經營於功業政事之間而此志陷於利害趨避之巧者比比皆是蓋德未成而服官未有不奪其志者學者所當深

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

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賢才

關於風俗故為治天下之本然欲得賢才在先有以教育之必廣訪擇隆禮聘取其有德有材者萃於京師以講明

正學其所學之道則本人倫明物理不以他務紛其心焉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

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

道皆有節序小學以下皆教之之方也誘掖而引進之激勵而作興之漸學則不迫成就則有終皆教

序也之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

於聖人之道其用功之要則在擇善以致其知修身而力於行推之可以化成天下雖鄉人而可至於

聖人焉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學行中於是者即上文所謂擇善修身足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

使受學於其人焉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

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大小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

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

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至擇士入

自下而升於上做周官論秀書升遺意所選士皆取德立

而業進者如是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

較之以文詞記誦取士者其得人必有閒矣

廉各關閩書 卷之六 程子四 王宜堂

正誼堂

高福五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清范福年綬之分校
侯官陳濂壽川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

程子

行事第九

此篇論應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學者所當盡心者凡三十

章二

程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

馳矣人心之愛憎不同吾人行事但當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恤也儻畏人言而忘審己則瞻

前顧後方寸亂矣事豈有成乎○程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

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凡事有機久閱之則機械

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閱時心為所引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日生而不窮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學○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者不可不察也

濂洛關閩書 卷之七 程子五 正宜堂

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貧富貴厭

之常情賢者豈反於人情乎獨是有義與命存焉非可苟

為去取也惟君子平日精義知命故守乎義之正安乎命

之宜其於境遇之來毫不足以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

動其心此所以大異於常人耳

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天下之事

視人處之何如耳善處之雖當悔之途而功可成不善處

之則即利之中而害攸伏此聖人作易必以人事挽回天

道 ○程子曰人以料事為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駸駸

進而日上之意聖人心無私累自然先覺若以料事為明

則必以屢中為喜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猶自謂其明也

勢之所至豈 ○程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

能知反乎

行皆非禮禮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入

於私則言行之間雖欲其出於善而私欲夾雜

皆未合禮此閑存之 ○程子曰闕天下之理至於無可疑

功不可不亟亟也

亦足樂矣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窮之極其至而本未終

始學無所疑則一心之內四通八達觸處洞然其

樂可知 ○程子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

乎理而已若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

義雖微傷而所利者博則有冒昧而為之者原其初心亦

止於較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 ○程子曰所守

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君子之所必不為也

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學必視其所守所守不約

成至守約之道莫若持之以敬敬則主一無適而自無紛

馳之患由是窮理致知應事接物隨在可以有功此聖賢

成始成終 ○程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為誠公

之學也

矣初何嫌之足避乎避嫌私見也無理義以主之故內不

自可坦然行之而無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

疑何嫌之足避乎

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君子處

敬為主而已敬則無小大無敢慢若簡細故以自崇則有
 忽略之弊非敬也敬則此心常存不容虛假若飾私智以
 為奇則有詐偽之端非敬也○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
 也皆君子之所不出也○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
 先小人最不易防故防之道先當正其在己己一正則
 彼雖奸詐將無間之可乘矣蓋正己自可以格物不獨
 防小人○程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
 為然也

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矣親
 敬長事之至顯者也孝本於仁敬本於義理之至微者也
 然仁義之理即見於孝親敬長之間是事理一致也仁義
 之理雖微而皆顯著於孝親敬長之際是微顯一源也推
 之莫不皆然能通乎此則知日用動靜之間無在非事即
 無在非理因其顯可以悟其微○程子曰物聚而無以養
 古之所謂善學者以此而已矣○程子曰物聚而無以養
 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
 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

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得其養則無物不消由一身內

外以及人物皆然而所以養之之道貴出於正○或問從

俗可以從歟程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為而可從從俗如孔

類於義無害者或猶可為若有害於義則風○程子曰德

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

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人惟

未化則物可以擾之形可以病之若德盛者心身純乎天

理故臨震懼死生之際當疾痛慘戚之時一任天理而行

又何足變其色而動其心乎此惟素○程子曰公天下之

事苟私意為之則不公矣天下之事本出於至公人但當

雖屬公事而其心已先不公矣其何以觀事之○程子曰

成而服眾心哉此公私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

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為難獨處潛修而靜思乎理義

以自淑此非學者所難也惟居其心於廣大而道明德立可以應天下而有餘斯則成己成物合內外而時措之學是之為

難耳 ○程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

在外之事與己無與故不知不足為患也若不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德業之進退皆茫然若失安得不患乎 ○

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

天下事不外一誠人能真實無妄則言有物行有恆而人為所動志自直氣自壯而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由平日誠之未至故也此

即中庸所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為貴也 ○程子曰

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

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責善然貴以誠意交乎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有相

長之益而在我亦不至煩瀆可無取辱之患矣此交友者之所宜知也 ○程子曰妄動由有

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

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

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

理而行自不至於妄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鮮悔吝之虞

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故也夫妄動而得於此者必妄動而失於彼一失也究之此之所得者終

亦必至於失二失也又況不當得而非特失之已也而

且有無窮之凶咎以隨其後乎是故無故而得福謂之妄

得之福而災亦隨之不當得而得謂之妄得之得而失亦

繼之苟知得之旋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亦庶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 ○程子

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

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可進於知人當自用其恥而無憚於求知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

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歸苟學能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消息盈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幾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挈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莫不洞晰其當然與其所以然故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皆不能逃其明鑑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兩不爽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心不通乎道

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

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權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勞心竭力時或偶中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明理之所致也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

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天壽必然之氣數也義者是非可否當然之天理也賢者惟知

義之當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

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

處義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

也

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天下萬物皆己度內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為之宰也惟有志之士道明德盛不為所撓而已立己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萬物在我利濟之內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程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

猶無有也

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觀其成苟躬抱濟物之具未能實及乎物而物不被其澤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聖人道濟天下必欲於吾身親見而不徒託之空言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

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常人之心遇憂勞則失其故常處安靜則忘其遠慮惟聖人不然雖當憂勞之時而安靜者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在安靜亦時有所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因之而縱也此聖人樂天憫

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眾人所同

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眾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

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

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推至公之理而與眾同利則眾亦與

之同利而安享其所有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己而擊奪其所有矣此理勢之必然而人所當

深鑒也 ○程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 冥心滅性是無內之道也絕物

棄倫是無外之道也佛之為害如此人顧從而學焉何哉 ○程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

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

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為也 素患

難行乎患難則為守正守正故中有定主利害禍福不少動其心方能以道濟變而難可解若猶不解則莫之致而

致者命也惟有安之而已儻不守正而行險徼倖踰越禮法以自放於邪濫雖或苟免而禮義廉恥漸滅盡矣是無

義無命惡莫大焉豈君子所為乎

正倫第十 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

情合然必其分明而後精益求精此處家之道必如是而後為得也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

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

言語飲食也 言語不慎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

大故君子必慎之而不敢有所放必節之而不敢有所貪也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雖

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

於理莫重於義 人能素位而行安於所處雖逆亦順故貧賤未嘗不樂否則非分營心願望奢侈雖

順亦逆故則富貴亦嘗歉然不自得此無他一以理而一
以欲一以義而一以利也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學者
宜自擇 ○程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
之矣

言而人信之者 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相顧而人猶或
疑之若行不踐言而欲人之信斷未之有

也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具慶謂父母俱存也人自生日正父
母劬勞之時此身俱存二人長往回

念深恩罔極莫報當不勝其悲痛矣向忍張宴作樂耶
若高堂無恙以此娛親庶乎可已嗟乎此景豈多得哉

程子曰人處骨肉之閒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

之人能不以私愛失正理 骨肉之閒恩情繫戀多不合乎
禮義惟剛正自立之人為能不

以私蔑公不以愛徇慾而無失乎正理蓋恩情
而節以禮義則不至於流居家者所宜深鑒也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

欲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男尊女卑夫倡婦隨理之常也若恣情欲而不節以義男
牽制而不剛婦狃暱而不順勢將悖其常理凶而無所利

矣此夫婦之道 ○程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眾矣

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情私最易
溺人匹夫

悍卒見難而輕生者往往有之至於衽席之愛能斷然不
惑者則鮮焉蓋情慾所牽有甚於死之難割捨者此可見

理不足以勝私而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

吾人所當深省也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惟聖人
為能舍

己之善以從人之善下此則皆不能故極為難事蓋己者
有我之見人之所最自私者雖痛舍之猶恐己見未忘守

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輕忽也況可驕矜而自恃乎此
顏子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所以為大賢而學者所當

取法 ○程子曰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

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婿者女之配固宜慎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祧所繫擇

之愈所當慎然婿在耳目之前其志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

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

人不受則奈何程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

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

至也

與人居所謂敬業而樂羣也故有規過之道然不告則心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又無術以處此問者所

以自疑也程子謂不告固非盡心之忠徒告亦未得忠告之道惟在平日誠意交通彼此無閒在於未言之前斯言

出而人悅服自然信從樂受矣蓋告而不受者在於人不我信而人之所以不信者實由我一念之誠不能懇至原

未足以感人也然

則進言固有道矣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

夫為多

朋友相處非獨資其講習之功也蓋朝夕切磋則薰陶漸染自然其德日進故相觀而善之工夫更

多此友誼所以為重也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

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

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

與豈合正理

人心每有所溺如因愛惡之偏遂失其是非之正情之常也故妻孥其所愛者言雖失而

多從至其所憎者言雖善而亦以為惡矣夫暱於親愛而隨之則出於一己之私豈合乎至正之理哉君子必不以

私恩害

正理也 ○程子曰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也

先王制禮不敢過不

敢不及如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哀慕無窮而聖人則以三年為限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也以言乎

禮則罔極當報而為禮之至以言乎義則人情所宜而為義之盡也推此而凡先王制禮皆本乎人情宜乎民俗可

知矣 ○程子曰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人動輒聚飲

亦大為民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

用酒祭祀則其大者老人亦藉以扶衰憊至於嘉禮不過

三五何嘗縱飲亡度今人專尚宴飲沈湎無節則大蠹

害於民矣况民食以損民業以墮酬暴犯刑旬引寇賊莫

不由此故古先王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焉乃所以防酒禍也憂○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

世道者可無以禁之歟○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

九而敗者十常八九其偶有不敗者亦倖而已矣○程子

曰好疑者於事未著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

端先著皆心之病也周周章也中無定見故事尚未形而

在心能治其心則虛明已先存疑惑之衷與周章之意其病

而靜正自可無此患矣○程子曰出於自然之理聲發

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

氏是一道理也有理而後有占占由理而出有氣而後有聲

聽聲者即氣所傳而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因理○程子

以推而知其人之姓氏是皆各有一種道理也

曰堯舜之為善與桀蹠之為惡其自信一也人之為咎為

之機惟中無所疑而立志已定則勢重而不可反如堯舜

之為善不可使之為惡桀蹠之為惡不可強之為善善惡

雖殊而其堅於自信則一也人奈何不慎○或人有白名

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

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此而已聖賢養生之道惟是

之正室嗜慾而不為所戕定心氣而不為所○程子曰利

者眾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

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天下惟利之一途乃眾心

者也專欲利己則不顧乎眾其為害有至大者蓋人之欲

利其始本出於貪而後遂有無厭之求貪之甚則必為欲

所昏蔽惟知有利而忘理義之正即不當得者亦無不計

所有必欲奪之於己其致怨也為不可言矣夫一念之貪遂至於爭奪結怨如此害何大哉故君子當清心寡欲以求事理之當然不可見利忘義而遺害於無窮也 ○程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

道者識之誠之至者純一無偽實心流行可以格天地可道無微弗入無遠弗届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天下同此一誠之理至誠之所感通道固必至於是若稍有毫釐之偽即扞格而不能入矣惟知道者深識此中相感之故相通之機而求全其純一無偽之本體斯可以動物而無難矣

○程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不為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

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為能窒慾害人莫甚於慾人之所以為不善者皆為慾所誘故也誘之不已必至於滅絕天理流於禽獸而不自知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慾人

孰無之但不加察而任其所誘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窒慾之法當何如亦惟有思而已矣蓋凡慾之來患在於不覺此覺則彼退其功莫要於思思則心與理會而慾自可得而窒矣九思是其大端也 ○程子曰處屯

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人當困厄患難之時每多喪其所守而圖僥倖

以苟免抑知致亨自有其道亦視人之處之者若何耳若能固守平理義之正而不為所移奪則雖有屯難亦安之若素何困之不自我亨哉然而能此者蓋鮮其

同治五年夏少福州
正言堂高雷校屏周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

侯官陳為新咸臣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八

程子

張伯行集解

天地第十一

此篇多論天地造化之道以及陰陽鬼神之理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

已矣天地之道往來變化屈伸不窮無非理之自然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者亦不過順理而行無所矯拂即與天地合其德矣無他道也

○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

結為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沴戾也金氣肅殺凝而為

霜星月氣潔降而為露原屬二物非露結為霜也至陰陽相薄發聲而成雷蓋沴氣也總之皆天地之氣所流行也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此程子指天之名義以示人也乾為天者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也天之性

情惟其健而已健之體為性健之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

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道者天

然也就天而專言之則謂道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指

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

謂之帝以功用言則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

之屈伸是之謂鬼神也以妙用言則造化之無迹者其運

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性情謂乾即上節所

言是也蓋其名各有不同而其為道則一也朱子曰功用

言其氣妙用言其理功用兼精麤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

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道者

之理也貫古今通上下豈有天人之間但在天則為陰陽

而陰陽乃天道也在地則為剛柔而剛柔乃地道也在人

則為仁義而仁義乃人道也故人能位大地育萬物即可與天地參矣 ○程子曰非仁則無

以見天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惟仁乃眾

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覆無私載焉於至純見

天地之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焉於愛之理見天地之所以

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何由見乎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

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

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

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

不可以先 ○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

也斯所謂仁也萬物初生渾融未散生意最為可觀至於

之長而即仁之謂也蓋初生之物其意無窮 ○程子曰致

敬乎鬼神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鬼神亦理之所

宜也暱則有求媚希福之心是為其所惑矣不有致敬以事之

智孰甚焉此即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也 ○程子曰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即一歲之運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

精妙合而凝萬物於是乎生故舉一物之理即可見萬物

之理也出晝而夜陰陽屈伸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即可見一歲

之運也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則有感

應盈天地間無非此感應之理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

可掩此外更無他事人當隨時而精察隨處而體驗之則

自得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

功用而已 氣化之往來其在人者與在天者本同一理也

惟聖人能以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

地之化 ○程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樸夭折者氣

之所鍾有不周耳 脩德獲福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貧樸

常君子不以是而懈其脩也觀原 ○程子曰二氣五行剛

憲之資頤子之天可以釋然矣

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天命之初渾然一理而已

因以散見錯出萬有不齊獨聖人得二五之秀清明純粹

不倚於剛柔而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渾然而復其

天命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

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

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復象辭曰復其見天

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

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可見其端倪也先儒皆以靜為

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始生雖微固若靜矣其實為動之機

勢日滋長生生不息故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深知易

道者孰能 ○程子曰冬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

識此意乎 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靜中 動中有靜此理之不相離者也以天地觀之冬至閉塞靜

環之無端即不相離之意 ○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

言非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繫辭之言也天雖渾

而萬象萬化之妙出焉所謂道也張橫渠乃以清虛一大

名天道是就其氣體而指之徒以器言耳豈形而上者乎

其立說不能無偏矣 ○程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

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素未主一而不敬一旦當震動危

而見之明敬則有主而持之固此所以 ○程子曰天地之

閒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慮之有道耳聖

人即天地也惟天職覆惟地職載而人之有善有惡均在

區別也顧善則降之祥惡則降之殃亦若權衡於其閒則

效卑法於天地者也人無能外 ○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

於天地又何可自絕於聖人乎

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無妄者真實之理天之所以

以為性一毫不有加損所謂實理之自然也苟以意見參

之便流於後起之私而非最初之本體矣故誠者物之終

始而君子必 ○程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耳此

以誠為貴也

子欲人體道之言也語默者動靜不停之機猶天地之有

晝夜也死生者消長一定之理猶運會之有古今也知其

機之不停則語顯默藏不可不合其宜矣知其 ○問天地

理之一定則生順死安而不可不受其正矣

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程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

化焉故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若聖人之治則成於有心養

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未免出於憂勤然亦就民之宜養

而養之宜教而教之何嘗有作為於其閒哉故 ○程子曰

日聖人有心而無為此天地不與聖人同憂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天道無為人盡而天見而

天人合矣義者事理之當為命者莫之為而為其所當為不為其所不得為而義命通矣然此惟體用一原理數融貫大賢以上者能之若下 ○程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學則祇有盡人守義而已

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為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陰盛則陽衰而為其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而亦為所害此氣數之必然每有不能免者惟在難矣故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不可疏虞以取禍也 ○程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

故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孑然而孤立者此皆自然

每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程子之所觀感於天地萬物者為 ○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天之始其確然者耳聖人始為歷象四時

茲聖晦朔分至啓閉以成歲功地之始其隕然者耳聖人始為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樹藝種植以盡地利天地生人

之始其蚩蚩者耳聖人始為綱常彝紀名分等殺禮樂政教以正人道凡此皆天地無為而待聖人以弘其用苟非

聖人則天地亦終於草昧而 ○程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閒碩果不食即為復矣息有二義曰止曰生此造化之妙也或暑止則寒生或晝

止則夜生生生息之機循環不窮無一毫閒斷如剝之為卦眾陽俱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果不食則又為復生之機矣天地閒無一物不止無一物不生觀於息之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程子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

天命可以人勝也吉凶禍福天地之數而致之有由處之有道則在乎人謀所謂與天地相終始也故人能盡其道則氣數自我轉移雖命之在天者而人定亦可以勝之此惟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 ○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

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則其能猶有未全者惟聖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以成天地之能而直行乎其中此所以為三才而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也然則有天地安可無聖人哉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

程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靜

生陰動而生陽故靜動為陰陽之本至水火木金土五氣之運則各本陰陽以為流行而其變蕃錯出遂至於不可終窮蓋分之為五氣合之惟二氣而究不外乎一理也 ○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

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

行為能得乎天理之本然而用之為人事之當然蓋既得其理則實有諸己而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天理之中矣舜之所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

故至日閉關孔子繫復之象 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者

勞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於陽至之日閉道路之 ○程

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

通也此言窮理者之無往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

之萬物各具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知此則自心身以至

天下國家皆推之而無所不通是以君子貴窮理也 ○

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

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

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虛能生氣此老氏之言甚為非

無端初無先後之可言也故有陰而陽即伏焉有陽而陰即附焉如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以陰陽為有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形影亦有先後乎此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不可惑於異端之

也。○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屬陽，月屬陰。

天地間無物不有，陰陽而日與月則發見極其盛，乃陰陽之大者也。觀此則一陰一陽之理隨在可體察而靜會矣。

○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

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荀子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

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哉？凡物之理有當然而不可易，已即有所以然而不可易。

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天之何以高地之何以厚，鬼神

之何以幽顯，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後吾心之知無不

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程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

究諸心則何理之能窮哉？○程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

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壽天之命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謂服餌可以延年，是欲增天命矣。世人貪生怖死，為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

盡求之於理，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凡人之心惟不明乎理而但求

之於事故，鬼神怪異之端變幻錯出，鮮不為所惑者。苟見理既明，則鬼神可以理推，怪異可以理折，何蔽惑之有哉？

故學者當以窮理為要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猶命也，性即

理也。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者，謂之命。自人秉健

順五常之德受乎天者，謂之性。要之天全而予之人全而

受之，是以君子有盡性至命之學也。○程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

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天蹠何為而壽

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福善禍淫

之偶乖，未可以一二人之故而遂疑天之不然也。如史

遷之論，蓋以天於伯夷似與與善之說不合，此以私意妄

為測度也。至云顏何為天蹠何為壽，皆斤斤指一人以相

較，則不知天甚矣。獨不思古今來善之獲福者，何多惡之

獲禍者，豈少今不舉其大凡而第摘其偶爾將使善者因

而生疑而為善不力，惡者得以藉口而為惡不悛其為世

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但當言乎天道之常不可妄逞其臆見之說也 ○程子曰聖人

之心如天地之造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

復何存於此乎 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因物之自生而

也蓋順物而應見於彼者自不存於此此聖人所以意必固我之俱忘而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程子曰

至誠貫天地人倘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偽教

氏也釋氏專為渺茫謬誕之說欲以化人而其教已先處於偽矣豈知人生世間惟有一實理而已君子惟論理之

有無不計人之從否故至誠可以格天地而愚頑尙有不化者矧偽教而可以化人乎多見其煽惑人心而已矣

○程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物物皆有春意但於靜

而逐物者不能知也周子綠滿窗前草不除邵子拍拍滿懷都是春皆曾次寧靜天理流行乃能見物之春意也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祇是敬也敬則無閑

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易之繫辭也蓋天位於上地位於下確然易而隕然簡然必有主宰而後變化無窮其道貞觀祇是敬也就人心言之亦惟敬而後流行不息無有閑斷可以持之永久故主敬者君子法天之學也

○程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著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

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

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

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

歟 天下事止一實理如卜筮而著龜從之祭祀而鬼神享

之皆理之所有而生於人之心者也故卜筮者以心求焉其應如響者以有其理故也若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

問是無其理矣無其理則何以能應哉至古之事鬼神者日如有見聞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亦鬼神

之理之存於人心而已 ○或問符瑞之

事有諸程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脩德

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符瑞之事亦理所有而聖

人置而不道者蓋以凡人之情遇災異而能恐懼脩德則

雖災亦無所損遇祥瑞而苟志盈氣驕則雖瑞亦足為害

故春秋於災異每書之○程子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

而禎祥則有所不道也然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所以為中

庸也天地之化發於外者充塞蕃變雖廓然而無窮盡然

遷代莫不有其常道至正而不偏○程子曰善學者取諸

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人之一身稟受於天地善學者

原近以取之而其理已具備矣由是自一身而外凡天地

之所有者雖萬變不窮皆可以觀之而無不豁然貫通焉

學孰有善○程子曰惟至誠之祭祀為有感必通

於此哉祭祀所以交鬼

神而幽明甚隔非積誠則精氣無以相通故惟極誠無妄

之至誠凡所以郊上帝格祖考者為能內而齊明外而盛

服聚吾身之精神以與之相接而○程子曰天理生生相

有感必通也若不誠而豈能之乎○程子曰天理生生相

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竭智巧而為之未有能不息也古往

止此天理之自然日流行於兩間故雖氣有開闔物有盈

虛而其生生之理相續不絕未始有一息之閒者惟其無

心成化泊然無為故也使必竭智巧而為之則矯揉造作

終至力盡能索難乎為繼未有能不息者也觀於天理若

此人可不順其○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

生理之自然哉復故未嘗見其心

復故未嘗見其心復者陰極陽生惡極善生亂極治生皆

元乾坤或幾乎息矣冬至一月純陰萬物收斂若無貞下啓

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不能掩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

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若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自少

而壯而老無一毫私偽以閒之既無所剝何有於復故未

嘗見其心也若顏子不遠復○程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

無祇悔則可謂見其心矣○程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

廉各屬閩書

卷之八 程子六

九

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下筮以決事物之疑所以明其理也今人獨計一身窮通則不明理甚矣聖人設教豈為後人徇私之具哉 ○程子曰聖人之

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蓋惟此心

無私以道為體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動

以天也賢人希聖則惟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為而踐形盡

性以求當乎天理之宜是動以人也要 ○程子曰觀天地

之天人一理由勉未始不可以幾安也 ○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

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

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陰陽

或升或降或盈或虛日流行於天地而無一息之停其間陽則常盈陰則常虧參互交錯遂至不可齊一而萬變生

焉此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莊周作齊物論而欲強齊之不亦誣乎善學者當由其理

之一而觀其 ○或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為爾言無則

分之殊可也 ○或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為爾言無則

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鬼神之

理至微而難知至妙而莫測以為有而無形聲之可見以為無而

又體物之不遺故程子謂言無則聖已有其說言有則人

又將妄求亦付之不論不議之閑而已 ○程子曰天人無間斷天日在人

中而人受乎天之理化機之往來道體之不息天與人初無間斷是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一而已矣

同循五陽臺少福州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崧又申分校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崧又申分校

同循五陽臺少福州

